

# 信泰人寿获浙江国资 90 亿元注资 走出阴影

被原实控人轮番盘剥多年后，信泰人寿于 2019 年因包商银行出险被接管，之后又陷入前董事长邹平笙之手。现在终于开始走出困境

又一家问题险企的化险案例出炉。

曾被包商银行控制多年、后又落入他人之手的信泰人寿，股权问题终于在近日迎来阶段性的解决方案：4 家来自浙江的地方国企合计斥资 94 亿元，以 1.8 元/股的价格，斩获该公司 51% 的控股权。

据报道，浙江国资接盘的计划早在 2022 年就已初步定下。由于信泰人寿涉及包商银行风险处置，来自银行业的存款保障基金和来自保险业的保险保障基金，均在此次交易设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借此次股权变更，这一动态也终于正式对外披露。

另据了解，在信泰人寿增资方案出炉的同时，该公司原董事长邹平笙的案件也正在等待进一步的审理。

与安邦、“明天系”等问题险企的手法类似，信泰人寿也存在套取保

险资金循环注资的情况。据公诉机关查明，从 2019 年起，邹平笙在两年多的时间内，从信泰人寿套取了该公司超过 160 亿元的保险资金。这些资金，一部分用于购买信泰人寿的股权，另一部分则被挪用至邹平笙实际控制的公司供其开销；在案发后，已有至少 60 亿元的资金被追回。

## I. 浙江国资接盘

日前，信泰人寿发布公告称，该公司于 9 月 28 日召开了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增发新股 5.2 亿股，每股认购价格为 1.8011 元/股，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 50 亿元变更为 102.04 亿元。本次交易尚需上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审批股东资质。

根据注资方案，此次增资金额为 93.73 亿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 52.04 亿元，由 4 家具有浙江地方国资背景的新增股东认购。与其他风险处置案例中压实地方主体责任的先例类似，浙江也是信泰人寿的总部注册地。

具体来看，这 4 家公司分别是：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704.SH，下称“物产中大”）、杭州城投资本集团有限公司、杭州萧山环境集团有限公司、杭州萧山钱江世纪城股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增资后 4 家公司的持股比例分别为 33%、9%、5.6%、3.4%，

合计 51%。

根据物产中大发布的公告，本次交易已经通过了浙江省国资委预审核。增资后，公司提名董事不超过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对信泰人寿不构成控制，信泰人寿不纳入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物产中大总部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是浙江省省属特大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主要提供金属材料、化工、煤炭等供应链集成服务，以及线缆、轮胎制造等高端实业；其金属、能源、化工、汽车分列全国经销商第 3、1、5、6 位。

公开资料显示，物产中大拥有成员单位超 400 家，员工逾 2 万人，业务范围覆盖全球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5625.38 亿元，同比增长 39.25%；利润总额 74.63 亿元，同比增长 37.16%；总资产 1295 亿元，同比增长 21.38%。其中，供应链集成服务作为主营业务，营收规模约占集团总额九成，利润贡献一半以上。

除供应链和制造业外，物产中大旗下还拥有十余家金融企业，主要包括中大元通租赁、物产中大期货、物产中大集团财务、物产中大金石集团、中大投资、浙油中心、中大鸿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值得一提的是，物产中大金石集团的前身系房地产公司，后转型主营不动产金融，其在养老领域打造了包括医养一体的高端养老机构、社区嵌入

型机构，以及大型 CCRC 养老社区。

物产中大在公告中表示，公司入股信泰人寿，是为优化公司金融产业布局，提升金融核心竞争优势，推动保险与养老服务产业、智慧供应链集成服务、新兴产业投资等领域的协同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 II. 保障基金的角色

在此次股权变更公告中，人们发现，存款保险基金和保险保障基金出现在信泰人寿的股东名单中；在浙江国资增资前，两家基金的持股比例均为 34.7%，对应的股权承接于信泰人寿的 7 家股东；注资之后，两家的持股比例均从 34.7% 稀释至 17%。

知情人士指出，与问题险企被注入保险保障基金的先例有所不同，从经营层面来看，信泰人寿资质尚可，因此保险保障基金参与的意义，主要是为降低交易风险，并不会介入公司的经营管理，起到的更多是一个“过渡”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2023 年下半年以来，除信泰人寿外，还有恒大人寿和“明天系”旗下等问题险企获得了外界的巨额注资，风险也由此得到部分化解。这些险企的风险化解与 2019 年处置安邦保险时的方式

有所区别。

比如，对问题险企正式出险后的应对模式，从“接管”到“接管+托管”再到“贴身监管”，更加强调市场专业人士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同时也是对接管、托管模式中临时公司治理结构缺乏主体责任人、导致各方推诿不担责的反思。

又如，保险保障基金向问题险企新主体的注资额度和持股占比，从安邦时期的全盘控股，变为目前的不控股、仅参股——保险保障基金在承接华夏人寿、天安人寿、恒大人寿新主体公司的持股比例分别为40%、20%、25%，在此次信泰人寿的持股也被稀释至17%。这一变化，或许并非源于一直以来外界对于保险保障基金“余额不足”的认识，而是吸取了此前在问题险企风险处置中的教训。

负责保险保障基金筹集、管理、运作的主体，是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由财政部100%控股，人事权归属金监总局。

作为行业基金，保险保障基金创立的初衷，便是改变金融风险由国家埋单的陈例。在前两次接管新华保险、中华联合的案例中，保险保障基金均实现了溢价退出，收获颇丰。但自安邦之后，保险保障基金要想在此后每家问题险企的处置和退出后都实现增值、而不允许有合理的损失，显然难度很大。

大家保险第三次引战流产，一部分原因正是掣肘于此。据报道，彼时的方案一度确定将引入春华资本与厦门国金两家机构，但按照该方案的价格，保险保障基金将面临约 100 亿元的账面浮亏。基于此，在引战后期，业内突然有看法提出，行业保障基金是不是应被视为国有性质，遵循国有资本管理评估、处置的诸多规定？这一问题背后的关键在于，保障基金究竟是否能够在风险处置中出现亏损？这些亏损又是否应被判定为国有资产流失？

此次信泰人寿股权变更的公告中，浙商国资的增资价格为 1.8 元/股，但并未披露存款保险基金和保险保障基金是以什么价格接手了该公司原来近 70%的股权。值得一提的是，在 2014 年信泰人寿启动增资扩股时，包商银行通过三家股东进入的价格为 2.5 元/股。

### **III. 被带走的原董事长**

回顾信泰人寿的发展历程，造成风险的来源，除了“明天系”旗下的包商银行李镇西，还有该公司原董事长邹平笙，他自 2018 年 9 月起出任信泰人寿董事长。

据报道，信泰人寿的股权曾经长期通过包商银行被“明天系”控制；后控制权逐步转移至包商银行时任董事长李镇西手中；在 2019 年包

商银行出险而被接管后,信泰人寿的股权在2020年发生了一次变更:此前替包商银行代持的3家股东,将所持有的合计69.4%股权转让至7家新股东。

有知情人士称,这次变更,意味着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从包商银行转到了邹平笙的手上。有业内人士透露,此次变更过程中,新股东的出资来源就存在瑕疵,并且引起了监管部门的注意和争议,但最后仍然获批。另有接近监管人士表示,此后被查的包商银行接管组副组长李国荣,也在这次股权转让中存在“知情不报”的问题。

2021年5月,邹平笙被相关部门带走。在两大保障基金介入后,前述7家问题股东也由此退出。

据了解,邹平笙已在2022年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根据初步调查,自2019年至2021年两年多的时间内,邹平笙利用担任信泰人寿董事长的职务便利,通过协议存款、信托通道、投资不动产和未上市公司股权等方式,套取了信泰人寿超过160亿元的保险资金。这些资金,一部分被用来购买信泰人寿的股权,另一部分则被挪用至邹平笙实际控制的公司供其开销。在案发后,已有至少60亿元的资金被追回。

根据信泰人寿未经审计的报表,2023年6月末,信泰人寿总资产

2217.75 亿元, 总负债 2200.16 亿元, 净资产 17.59 亿元。2023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356.66 亿元, 净亏损 4.78 亿元。亏损原因主要因 750 日移动平均国债收益曲线相比年初整体下降 4.5BP, 传统险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增提约 8.8 亿元, 从而导致上半年产生亏损。另有熟悉信泰人寿的两位市场人士均称, 该公司的资产端存在上百亿元的不良资产。